



^ 16
2797
3



16
2797
3

蔡忠烈公遺集卷之三

湖南新化鄧顯鶴湘皋原輯

宗裔應魁肖梅編校

鐘音貽雅

德彰永三參校

友蘭念香

忠烈公墓志銘

悲哉予之誌蔡子也蔡子與予生同時名同籍仕又同地
危苦同患獨恨後期不及同死以此愧蔡子雖然惟予能
前於蔡子必死亦惟蔡子能信予後死者之究竟能死兩
人不同死而同歸也有同心矣非予孰誌蔡子按蔡之先

昭和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

居於泉塔江幾傳而爲濱富公諱勢又傳而爲伯濱公諱
佐又傳而爲葵一公諱維忠卽公父葵一公以功曹爲府
幕不以五斗縈懷蕭然寄傲生三子伯不祿次道甯郡庠
生公居季諱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生而儻奇性至孝友宗
閭無閒歲癸酉入泮卽領鄉書欄叔昆季之孤告於葵一
公曰古有九世居者今兒不獲與仲母同堂兒恥之卽廣
爨具比椽與處迄數十指怡怡不知貧如一日年二十三
魁南宮授滇南李迎養至中途聞葵一公訃音晨夕跣趨
哭不絕聲杖而起以大母在故勉一粥歲辛巳改李長沙

予亦來守是邦公鋤暴雪寬愛民課士予師事公時方多
故予復迂慙動遭閔侮公苦心綢繆分痛同患朞月閒興
大獄起大師勅使雷轟檄書雨集予已創而公亦病矣壬
午十月公有事於會城予以覲行過公小樓秉燭夜話公
語予曰子烏得去予去是無長沙也予亦曰子速歸署死
而後已吾子勉之孰知兩人卽此永訣而兩語卽爲先讖
也哉是歲十二月賊陷荆承癸未五月賊陷武昌七月陷
岳州一時名藩重臣大帥勤卒莫能自固有廣鎮尹先民
者夙稱能弁公結以衛時民已大奪一時內外皆絳衣游

悍文武率屬相忤不和賊朝渡夕潰尹降公督戰不支乃
釋戎服整衣冠北面泣拜俄爲賊所執賊降階語曰我素
知公公勿自苦公怒罵賊縛公公益罵釋而又縛者三迺
嗾降將尹欵語公公瞪目直視曰爾爲衛律耶朝廷何負
爾而反奮縛搥尹胸而搏之公數賊罪又揚天朝威德大
辱賊賊乃副公公就副罵不絕左右皆流涕發喟曰南朝
僅見李侍郎也賊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還復拔衆
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師恢長沙三月予復任肖像建祠
治墓發喪率諸同人而哭之噫公死矣豈至今日始知公

死耶公生於萬厯乙卯年九月二十七日盡節於崇禎十
六年癸未八月二十六日年僅二十有九登丁丑進士官
長沙府推官元配謝氏嗣子知遠女子一以甲申五月二
十日虛葬公於長沙府城南醴陵坡主喪者親兄道甯司
喪者郡守堵允錫及別駕周子二南也銘曰忠孝維兩生
而懷來得其懷者生榮死哀惟明蔡公允懷不回遭時憂
危厥天崩摧顏舌張齒浩然同歸升爽在天耿耿輝輝載
虔孔懷載率我碑尙公陟降聞公警欵分巡武漢黃兵備
道布政司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前湖廣長沙府知府南京

戶部山東司郎中河南司主事無錫堵允錫撰

案墓志出堵公手當日見聞親確但云尹降並無先民
迎賊事

申文

湖南長沙府糧捕通判周二南爲抗節捐生赴義甘死懇
賜表揚以勵末流以崇祀典事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五
日據長沙府鄉官舉人貢士生員等呈前事到職據此勘
得自逆賊猖狂荆襄告變奉憲臺面諭推官蔡道憲與職
及知縣吳應恂謂李賊旣已得志張賊勢必跳梁惟我星
沙扼衡永門戶作岳陽聲援不有重兵恐受禍不淺且郡
中劣衿梗姓開釁導隙無以制之憂不在外侮也適部堂
莊老大人題疏開餉移衡永副總兵尹先民開鎮招兵措

餉辦船立營外借先民之聲靈內實竭憲臺之籌運與推
官之心血弭姦消變緝暴安民會武昌告變人心轟然七
月十五日憲臺率諸生申大義於李公祠先是司李夢李
公諱芾者來拜次早謂職言疇昔之夜李公入夢我其後
丁母老而不能養嗣艱而無以傳其若之何然而報得
君恩顧不得母養嘗唏噓太息至於流涕八月初職蒙撫
臺王按臺劉及奉憲臺委職至攸縣交印司李愈愴然謂
共理尙虞其艱獨力將何以濟然攸亦吾民也其好爲之
職去不十日而岳陽陷司李奉憲臺分兵守門提師布列

環城而誓必以死守無何岳州舊總戎孔無意辦敵舉衆
走降司李猶手自揮刃斬越城之賊數人而尹亦不支爲
賊執去而脅之降矣城中吉殿下已先去撫按兩院各監
一軍獨憲臺力當三面督戰水陸舟中爲賊衝突不得入
司李勢孤度不可爲乃從容入衙具袍笏拜闕遙叩泣母
昂然危坐遂被執賊素憚司李之名拱手敬之餌之以僞
爵司李叱曰我明朝賜進士長沙府蔡推官願爲厲鬼以
碎汝首豈能以官而致污吾名且汝西賊而走我湖南自
已首領且旦夕莫保尙欲爵人官人耶賊乃大怒然終愛

蔡忠烈公遺集 卷三
五
司李又拱手謝云下卒何知誤捉大賢親爲解縛欲延上座而司李怒罵之聲愈厲足必欲一寸不移賊氣奪終欲得司李爲重迫降將尹先民說之司李見先民怒益甚眦裂髮指謂我爲汝豎子所誤汝將何顏以見我二祖列宗則先民不可回以司李最愛百姓謂汝不降我殺爾百姓司李乃放聲大哭曰願速殺我莫殺百姓哭止而又繼之以罵賊首乃掩面命劔司李又數爲斷刺至心血濺上座賊首昏仆久而得甦蓋八月二十六日午刻也一時城市邨落遠近傳聞無不如喪考妣痛哭失聲迨職至城徧尋

遺跡血已化碧久矣司李歷官三載止飲湘水一勺昔日兩袖清風今日一腔熱血懇乞上臺俯念推官蔡道憲清如夷任如尹成仁取義其身體力行者濂洛正宗也威不屈利不移見危授命其慷慨赴義者張許孤忠也諒聖天子恤忠之典自然格破尋常然非得上臺錄忠以聞而推官應門無五尺祚鮮兄弟其誰赴闕叩階以請封請卹也仍望俯從輿情許祀忠烈以申一時公好少慰萬割忠魂原係特旌事理卑職不敢擅專伏候上裁定奪撫院何按院黃偏院李俱特疏請恤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奉旨

蔡道憲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案申文出周公手周與公至交文中敘至城陷但云尹亦不支爲賊執去脅降無他詞則先民當日無輸欵迎賊之事審矣又案文中云憲臺者卽分巡下湖南道僉馬雲起也撫臺王卽王聚奎按臺劉卽劉熙祚岳州舊總戎孔卽孔全彬部堂莊老六人卽莊祖誨以侍郎督糧長沙者撫院何卽何騰蛟按院黃卽黃澍偏院李卽李乾德其二云五月十三日奉旨則南都之旨也

祭文

攸縣 劉友光 杜三

晉江江門蔡公司理長沙以崇禎十六年八月城陷罵賊遇害攸紳士明年正月醮金卜地祠公於城之正街祠成蠲今六月初四祀木主於位部下通家子劉友光絮酒生芻修洗馬之薄祭爲文而哭曰今上十五年劉子北征梗南越明年六月束馬抵燕而武昌之陷報矣江險天設漢沔不恃予已知潭無東門然此衷猶不作覆巢想者以興元有子羽在也書奏不報還軫南向蒸湘數郡已無完城人固知公必死余猶冀其或生多故以來英雄坐困棄家

置寺積薪屬門一鄉黨自好者能爲之死與立孤難易昭然公固非易人余亦望強爲其難舟抵琴亭公靖難之信聞矣嗟乎公才可以難而亦爲其易者天下事尙忍言哉方賊壓岳陽公盡出城中士女以忠義勉語將士與危城木始詎世無劉錡徒使陳規誓死之言以文人自竟耳於戲身殞名成公復何憾決死不生重追何及獨念江河日下中流之檝杳無其人使僞襲紫袍囚兵士門曳柴揚塵逼棄饒圍衡永吉袁何不可與樂安博陵犄角自固哉是世人皆以公死爲可哭余則獨以國步需才哭公之輕

生更甚於哭公之不愛死貴死賤生兵家之說然言士卒不言將帥矧將將者乎公固知我者聞予言之堪聽憫世故之日非夜臺無友新亭有淚嗚嗚之情知所不免公理潭三載斷獄多陰德閒喜爲詩竹郵之便聚而等尺今隨兵燹爲異物矣後死之人不言神傷猶記壬午春公奉命督漕予以銀甌進酒爲公祝轅公寄郵函璧云此日應難醉何煩寄酒盃吾觀陶士行少有酒失及晉室凌遲飲遂有限殷庾勸進不爲稍增公之深情露於此矣余痛公日深哀不成文及今五月二十夜夢公角巾儒服手予七言

古一詩中刪二句內改一語且云風順四日可至武昌蓋以二十六期便抵家園矣醒起披衣潛然達旦噫獻賊遁遠而公始有故園之思豈不哀哉至六月初一公見元昆馳義興堵公所撰墓志銘來始知以是日廬葬公於郡城之鹽陵坡公靈雖炯何與予幽明相關一至於此予何得不哭公之深也予固以詩文遇公壁壘稍清當潔筆爲傳焚之祠前用投私嗜魂無不之公其望焉

行狀

蔡知遠

嗚呼不孝知遠忍狀吾父也哉自去夏聞楚事亟大母遣二僕走訊以八月二十二日抵長沙賊初薄城二僕去城十里弗得達退走湘潭數日而長沙陷有出自陷城中者爲湘潭人言父死狀甚悉湘潭無少長聞之皆哭未幾而湘潭亦破二僕伏草澤中餓數日瀕死竟弗得達長沙而還所傳述皆身在陷城中目擊者聞變之日大母痛不欲生母投繯者再忽有妄傳父奉吉藩人粵乃舉此以解大母及母意時賊方破衡永江右震驚道塗梗塞不孝知遠

幼冲末繇身入賊窠背骨歸葬罪孽深重拊躬摧痛而已
至今春從父諱道宜裹糧徒步出萬死一生誓歸父骸未
至家於六月十九日膺新命贈廕七月二十一日從父始
負遺骨及長沙守今陞武漢道堵公名允錫與郡庠郭金
臺所爲父傳及誌銘歸又博詢諸紳衿父老及舊廝役有
存者相與泣述始末且并得其所紀小傳稗乘若干篇皆
私欲爲父誌不朽者而不孝知遠始得備實錄以狀吾父
也公諱道憲字元白號江門先世居晉之塔江葵一公生
子長不祿次卽知遠本生父庠生諱鍾殿次卽公葵一公

少以豪聞晚歲家益落頰患海氛乃僦居郡城時諸葛澗
水先生與葵一公交最厚推宅解衣先生有焉見公乃大
奇之讀公文則舉手爲葵一公賀曰有子如此乃憂貧耶
其愛禮父未嘗以通家年少遇之也崇禎庚午先生督儲
臨津與葵一公偕行公同伯父讀書於先生之臥龍館小
樓清夜桐月榕風呖唔之聲達於衢里性介不妄交與嘗
苦吟得古人佳句則詠諷終日屬文未嘗起草劄牘累千
言援筆立成不易一字卽在倥偬而神思淵恬筆畫迥妙
得其片函皆珍爲拱璧矣每出山祖水涯必窮幽陟奧人

跡罕到之處異果甘泉往往遇之若在稠人廣座率曠懷
獨往吟矚不顧興之所至選場試馬操舟渡妓月白更闌
自譜新聲指齒不形微茫徐引鳳鳴鶴唳嫋嫋餘音亦自
云獨造匪可摹畫者及其談古今興亡與其所以成敗則
反覆淋漓感嘆悲歌時政得失得之傳聞中宵起坐如身
任其際者嘗夢與文文山對榻手抄文山集大父有執友
素器重公者見輒艷然曰何不取李長源韓范司馬諸全
傳讀之此非盛世文君何愛焉公歛容起謝而好之不少
衰亦其天性爾癸酉舉於鄉出句章徐師名之垣房時年

十九癸一公與滬水先生在京報至先生引滿爲癸一公
慶復自喜其有知人之明也丙子上公車過兗而先生已
歿公迎喪悲痛長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坐臥喪車下
數日乃去丁丑成進士列第九爲掌科馮名可賓師首卷
馮初欲元之及見公青年偉器殊以在闈中時爭之不力
爲恨廷試三甲授雲南大理司理歸省始就道而癸一公
訃至馳還治喪哀毀骨立卒哭步行拜謝時稱孝焉讀禮
三年無隻字入郡邑邑父母有同籍者亦罕見其面服闋
補長沙司理迎大母就養楚俗輕悍剽掠成風有甘明揚

許廷寔者行劫江湖閒累貲巨萬有司莫敢問公懸重格購之且以家貲充賞無何衆擒明揚來公賞如約而廷寔亦自縛以見盜乃稍輯豪棍魯之俞素使酒爲兇暴而膽量異常流公密召之之俞乞自効數日羣盜劫富人方分財寶之俞使其徒掩捕以獻召富人給原物賊與富人相顧駭愕不知發姦何自又有羣盜閉戶謀劫謀成啟戶之俞已坐其門矣盜相率遁去之俞乞一役更爲善士有王二者亦酒徒也爲其母所訟公初欲寘之法及見其俛首受刑無怖無怨公曰若能自新吾勸而母王二叩頭流血

母亦感悔相抱哭謝去王二亦乞役凡郡有盜劫雖數百里可立致先是多盜故吏以緝盜爲功民之賊怨者率以盜相羅織公視篆出其無辜而陷死刑者八十人株連得全活者百三十餘人郡始有青天之號矣初苦土寇置客兵三百事平當事不議撤又不爲區畫糧芻乃大爲民患有哨長周華字多力善搏能手斃數人而性殘虐雞豚麻絮遇之輒盡衆遂爲所使曾斃一人於路公遣數卒裹其面而致之明日其衆乃知遂譁擁入郡衙聲震屋瓦倉卒閒羣吏奔逸有引公且避去者公步堂前呼其長責以大

義公初至郡始嘖嘖有賢聲是輩故欲撓劫之及見不覺
自驚屈公出哨長笞擊數百垂斃而後遣之自是村落市
肆無敢動者吉藩賢王也而宗戚多虐戾民之狡黠者率
充校尉以自逞田產佳者指爲藩庄遂不可問富人住屋
夜未之明便當移去或拘索數百金乃解故事藩府校尉
須請令旨始敢治公立寘之法而後以聞王意初不善公
曰百姓者高皇今上之百姓亦殿下之百姓也今四方多
難郊郭變生殿下不思保有其民萬一不測朝廷罪責必
深殿下獨與此宗戚校尉共富貴乎王嘉納公言爾後宗

民不法者公第粘票門下使自就治宗戚懼服虐浸已會
武岡祁陽民變殺岷藩宗戚殆盡長沙豪庠簡大可羅士
俊遂欲鈎連逆黨更相效尤謀成未發公召二生與飲於
署中酒酣乃曰武岡祁陽之變皆向來州邑令之罪也藩
封爲虐當輯之於始逆謀叛黨何處無之縛而扼殺一健
卒之力耳二生惶怖輸服跪乞就死公笑曰君輩井蛙籠
鳥亦何能爲吾戲君耳二生出而變消而茶陵益陽攸縣
奸民相繼聚黨萬餘申訴其長吏院司莫何惟聞蔡青天
來卽屏息以聽處分至焚香跪迎數十里湘陰以餉部馮

催徵不如法民積薪衙署斷其飲食欲焚殺之報至部堂
莊祖誨者時駐長沙徬徨無計衆云惟蔡青天去可治曰
青天爲誰左右以公對部堂躬詣公懇令速行公單騎馳
百餘里便服入城隍廟呼廟祝作粥食畢乃召縣令使請
餉部來民間青天至空邑郊迎十里外以故餉部得從吏
舍旁牆穴中出見公民知公已入城大驚還見猶未釋甲
公曰湘陰戶未滿萬且不從亂者亦半郡兵三萬餘爾輩
豈不知耶且此不過餉部胥吏爲姦弊餉部不早察耳餉
部奉朝命而來與州邑令失民心激變者異若不早輯異

日屠城之慘吾將奈爾何民乃定公乃取餉部胥吏盡法
懲之而湘陰以寧常德弁周晉假闖賊焚劫時報常德陷
公謂此必叛將或姦民藉賊名耳急捕可立得及晉就擒
當事獲其重賂縱之又擁其所掠名家女數人匿廢弁韓
鴻家公白劉直指并擒韓鴻殺之劉直指邀公入常德安
民議增兵而苦無餉公乃舉某件可那用者劉云每公談
各府兵實如指掌列眉謂或因察盤能強記耳常德未經
巡歷何由知此公曰此無他吏事暇凡書誌文移無一字
放過以此知之劉大嘆服有以明經爲祁陽令者偶謁見

違禮遂疑爲假官監司嚴法誣服之仍推究其黨奸胥因其困憊稍全恤之陰囑妄扳富家至百餘人檄下公頗怪其事司票匿袖中密召差役授數字凡同姓名者刻喚集階下乃多農之樸富及商賈多財者公立釋去其人僅以其生涯申報而已讞者怒不解他州邑皆遵奉累繫而至更相扳連得不死者亦傾貲百萬數日令之家屬至知爲真合而令已斃杖下矣院司竟曲全讞者以數百金畀令屬而已而長沙無一人牽累公力也賊蹂躪中州且至楚長沙日四五驚民間夜傳賊至矣城外民急入城避賊

填塞街道奸民因此搶掠公徐取琴書裹布衾去城十里臥民云蔡爺在外吾屬何憂乃相率還數日調至果無賊及賊漸入楚至荆公勸民守城富人慳譎所守與貧埒貧人曰奈何爲富守公曰獨貧者守耳富人勿守甚善乃悉以貧戶編城上弱者爲堞夫強者爲堞長每十堞置一大斛容十二斗下令有警登陴堞夫日給粟一斗堞長給粟二斗於是閭巷歡騰爭願守城公乃於各城門擇便地爲倉貯穀以飼堞夫召諸富人曰若不守城爲我守穀何害羣吏皆竊笑謂安所得穀而守之不知楚人多懼有富名

公密議使陰出穀富人喜各自謂上中下戶輸粟入倉而一應守禦之計凡召兵措餉辦船立營消變緝暴制藥弩備火具守要害靡不漸次整飭時朝議以外解不前設餉科以給事中出督省餉而發運輸京則選理官之敏練者當事遂以公名入告公乃泣別大母遣母奉大母歸既而公不果行而大母已發每入署見大母坐次輒涕洟可止題詩署壁淚墨淋漓或勸更迎養者公曰吾處在堂也喪亂宏多楚實先受之吾未知死所忍使慈母目見子狀乎壬午秋分聞得士皆時名九月郡守堵公以覲行自公涖

長朞月之間興大獄起大師定大難勅使雷轟檄書雨集悉相咨決然守在尙或分任及堵公行公雖不視篆而郡事頻仍交併曉夜疲勞稜稜然癰骨矣是冬李賊襲荆承獻賊南犯澧石慈安諸縣瀟湘洞庭遂紛焉騷動於時荆鎮某者率大眾擁惠藩走長沙曰長沙有蔡推官在長城也長沙已苦藩及惠藩至民愈搖撼第愛戀公無潰志公苦心綢繆不再月勞來還集上下始帖癸未五月賊南下攻陷武昌戮溺殆盡而北撫軍率所部奔長沙公見請還屯岳州謂岳長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可保而衡永無虞

撫軍曰岳非吾守萬一有失不徒令長安諸公笑我乎公曰棄北守南尚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喪亦未見謝過有辭也撫軍語塞乃勉赴岳陽及賊聲息稍近入蒲圻嘉魚撫軍遂亦不抵長沙直揚帆南去其書有云至今尙復有清議哉陵寢且勿問矣公執書長嘆而已南撫軍膺命六月餘駐袁州逗留觀望不敢進公復請屯岳如所以請北撫軍者南撫軍駐岳數日仍檄徙長沙公曰旣無恢復湖北之志岳州無恙不於此時繕兵固守乃棄之南下賊攻岳尙慮長沙爲之援若岳不守長沙豈獨全哉書再三上

不報而岳帥孔全斌驅萬騎踏蹂擁撫軍偕來所過二十里內外牝犢薪豢爲洗遂破湘陰焚殺淫掠尤甚於賊百姓聞撫軍且至老穉啼號皆遮道言撫軍殘虐且云賊破荆黃民率先期遁去長沙無一人離異者以使君故今撫軍至我輩無遺類矣於是富家巨室皆稍引去有棲泊湖蕩以自全者先是廣鎮尹先民善戰夙有能稱公邀結之與誓師江上尹亦感奮爲公用尹兵集而孔卒稍憚數日撫軍擁艨艟十餘自所坐樓船吹導中軍官牌鎖傳吏役民夫牽纜索僱役惜馬例金虐甚抵長沙界道府官候河

下自卯及未撫軍被酒臥未起時羣情洶潰公私凋耗井
舍無烟遠近驚傳皆云賊旦暮至境而撫軍胥役猶以供
應不備爲患往來岸上追索至晚鼓三通發銃依轅門高
呼唱進中軍官唱推官蔡某進公曰故事唱進銜耳聲頗
厲撫軍意故不懌公見復以棄岳州非策爲言其胥役尙
欲遲明日進城以一夕供應相苦公曰推官職居守當馳
入城老大人善自備恐有飢民與舵工爭一殮之飽推官
所不任咎撫軍色一變反顧曰如此如此宜趣行是夜入
城明日出示著尹總兵同標下中軍官曉夜巡本院更道

尹合營俱噪公使人收所出示其承差直入衙署索示張
掛公笑曰亦未有以總兵官巡撫院更道者且所懼城中
之賊耶直洞開轅門臥可耳遂以其人令軍中曰撫院欲
總兵官別撥一官巡更道耳軍乃輯又明日撫軍謁聖廟
召諸生習講如出巡儀無一至者時按院劉岳道許長寶
道馮通判周武昌司理傅縣令吳總兵尹先民孔全斌郭
天才楊國棟等俱會明倫堂撫軍曰守長沙計將何若皆
云蔡推官已有經畫公因條列所以守長沙者凡數千言
其大畧頗以吉藩居守而文武官各出城或十里二十里

分要地拒賊劉按院然公議岳道長寶道亦然公議撫軍
曰何蔡推官出一語而諸公莫敢矯其非頃所言戰也非
守也吾謂守尙未可必又誰能戰公曰不戰惡能守今約
兵三萬而糧僅足一月勢當取給外縣我在外則外縣安
守內則各縣不攻自破矣縣破又安所得糧此不可一也
兵法云十則圍之聞賊衆十餘萬造雲梯竹船諸攻具甚
備我居外可以少擊衆彼攻具皆無所施在內則坐而受
困耳其不可二也且自獻賊猖狂推官坐不安席凡數月
矣所以增兵設餉爲戰守地今聚三萬兵於城中何處安

頓則患乃在兵多變在內不在外矣其不可三也又賊自
破荆承武昌皆不戰不守彼驕無鬪心且頗聞某名若知
布置有方或不至亦未可知卽至而我有以待之萬不
獲已惟某與先民在外請列陣設伏然後煩諸大人爲視
師之行如以爲未當撤回未晚公反覆曉諭繼以涕泣且
曰城之存亡係在今日老大人決無再計撫軍不答總兵
尹先民曰蔡推官所言皆碩畫也先民願決一死戰若同
困孤城異日悔之何及撫軍作色曰總兵欲反耶先民曰
先民不反誤人家國事者乃眞反耳遂各散去是日士民

環集觀聽者數萬人莫不憤惋泣下及晚相率揭家遁去
向來守禦之計一旦俱盡矣賊初謀知撫軍至長沙喜曰
有代我取長沙者及知公計不行益喜遂捲甲夜趨岳州
至岳四門洞開賊荷戈笑語而入蓋撫軍胥役皆賊誦也
凡事卽馳以報賊始不敢正視長沙至是遂放心南下信
至撫軍益懼卽召諸將吏入城云凡言戰者請先以反國
奏誅之先民入見公曰撫軍動以反字加人此豈可耐且
先民來保長沙以先生故亦欲圖尺寸之功爲國家效死
今城外營寨百餘江防區處嚴備要害堵截兵精糧足士

奮百倍先生心血已竭先民夢魂亦願得一當以上報君
父下答知己乃一旦棄之欲坐困孤城異日者圈豕籠雞
手捉繩牽就戮先生其謂之何公曰天不祚長沙使斯人
來此公第還衡州招集豪傑長沙存足以犄犄不存速圖
恢復先民曰城亡在旦夕先去於義不忍俱死於國無濟
乃流涕而去夜公視城還有一人著青布袍從三四人來
見審視之乃吉藩也公驚跪曰殿下胡爲辱此王曰撫臣
誤我因哭不能言公曰長沙尙可守第撫軍意非某所敢
知殿下若能委曲曉諭撫軍與某同心協力猶可圖也王

曰吾使人覘其所爲已束裝爲去計第欲置吾與先生於死吾易服來乞先生一號令去耳若復相留徒死於此公仰天嘆曰大事去矣吾亦何言卽上馬護其宗屬庀舟而送之登舟王戀戀不能舍欲懇公偕行而不敢發口明日遣十校尉二丞奉宣令旨欲與公一言具書云寇盜臨門權宜去國傍撓中牽困我大賢遇人不淑天實爲之感念相存倍思共載又云匪兕虎而率曠野皆烏狐而亟只且延頸江干艤舟以待公回書再拜不奉教校尉宣令敦切跪移時公終不答乃去其明日撫軍先發本部兵於城外

爲水陸二道拘集民船監帥旗於水次然後嚴裝擁甲下令曰蔡推官向所議甚是吾固欲用之吾當親統軍於外推官居內攻戰之事吾身任之城之完否責有專歸公曰方賊未破岳陽推官舌敝唇焦懇撫軍分遣諸將營伍整飭江防堵截要害以逸待勞及撤兵入城曰有言戰者以反國奏誅之今去賊二百里旦暮且至城中兵三萬將數員不聞別有調發而獨率本部千人欲身任攻戰之事雖三尺孩童亦知其爲走計矣且地方者撫軍之地方也會典推官無死城之責今旣委之而去又卸罪於人曰城之

完否責有專歸推官固必守守而不完固決死何撫軍去之疾而言之易也則請與撫軍立軍令狀若能全師在外寇未臨城變生城中者推官之罪也若委兵潛遁寇來不禦不知爲誰之責乎撫軍曰唯唯於是爲親立軍令狀諸道將同僉押交授訖遂撥一道二副將及推官傅上瑞等從撫軍出城撫軍疾登車去公使覘之云撫軍卽夜乘小舟馳百餘里天明已入湘潭矣撫軍去而一時在事諸人重臣大帥皆相繼遁無一存者居民自撫軍至已稍引避又撤兵入城復驅兵出城數日之間喧鬧搶掠雞犬亦盡

城中哭聲震天地其不去者非感恩願同生死則羸弱無復之者向所召集各鎮兵見勢不可爲亦散去獨先民所部六千兵不動公乃盡以其衆置城上躬爲粥啜之衆皆泣先是公有友三人閒關歷險達圍城中欲與公俱存亡者至是公急遣之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諸公縱重義獨未學禮乎遂命酌酒爲別三人者泣涕交橫下曰何所持報君家公正色曰此豈某顧家之時曰亦當得數言公曰城亡身死無可言者曰君未有子公曰兄子吾子也教以禮義無玷家聲足矣曰何以報君老母公忽慟絕仆地有

頃乃甦南面四拜痛哭曰母生兒不孝不能復侍膝下矣
援筆草數字云使吾不得決策爲江上一戰而坐困孤城
者天也事若可爲宗社之靈老母之福書畢授三友因朗
吟文文山詩句云我死誰當收我骸吟數徧賓從胥吏皆
啼泣莫能仰視於是遣二騎送出城而賊遊騎已薄城下
矣是日八月二十二日公坐敵樓中賊前哨至先奔水次
所豎帥旗見寂無一人大笑裂旗以辱城上戰士無何獻
忠大隊繼至衆數十萬連營二十餘里望如蟻屯獻忠立
城下呼曰蔡推官公出敵樓凭欄仰天而笑獻忠懸視還

顧其衆曰好推官乃曰吾軍中無大小皆知汝名勸吾勿
犯汝宜速降無自苦也公顧先民曰速放箭先民發箭中
獻忠馬再發復中其左翼獻忠急入營換馬於是各相攻
擊賊死數百人夜退營數十里公謂先民曰賊遠來未必
有備公可一行先民許諾乃選精兵二千人從閒道去破
殺千餘級第賊衆終未可敗天明引還日中獻忠怒併力
攻城晚復至城下曰傳語蔡推官吾聞他忠義惜他年少
愛而弗攻也彼知王撫軍胥吏兵將皆吾人否城中虛實
計策吾盡知之吾衆投鞭斷流又何有於此城公亦遣人

傳語云若盡攻擊之術吾盡守禦之方城亡身死勿復多
言獻忠怒而去乃盡出其攻具曉夜攻擊公隨發而隨制
之公數日不入署署中三僕攜羹湯登陴見公左手持小
旗指揮擊賊右手操杓勺餉士聲啞骨瘦如柴幾不可辨
識三僕環跪而泣公但語僕云城破若急走無戀我爲二
十四日公見賊曉夜輪番攻擊城上戰士死傷過半其餘
亦力竭不任乃與先民以千人出北門搗賊壘公大呼曰
男兒死當在戰場耳衆皆感泣爲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
殺賊至數千人賊稍卻乃引還至城門能從者四百騎耳

賊乃盡以其衆合圍而攻之夜半公鳴鼓不聲衆皆怖慟
哭天明賊爲穴道穿城城中亂先民曰巷戰尙可活猶上
馬持刀呼殺公曰無庸矣乃釋戎服取衣冠北面再拜曰
某君親兩負願死見高皇也遂被執獻忠聞公至下堂以
待親解其縛曰下卒無知誤犯高賢公怒罵曰獻忠吾恨
不磔汝尸萬段今日之事惟速死耳獻忠歎曰蔡推官後
生勿使氣富貴可共何自苦乃爾公罵愈力獻忠顧其黨
且引去遂監公黃道門使其衆百計說降公終不可有頃
賊具食又頃具供帳皆不答明日衆擁先民來公視先民

衣冠如舊疑已降曰汝來何爲先民跪低頭公曰汝忘江
上誓師時耶先民曰豈敢忘之曰不忘胡作耳先民曰使
先民不能戰不能守而死固也公曰今日尙云能戰能守
乎先民尙有所欲言公怒踢其牙流血衆乃掖先民起先
民哭曰吾豈負蔡公者吾終必死死當訴上帝斷誤國者
之頭也於是衆復以公見獻忠公見極力罵詈且揚天朝
威德目眦盡裂頭髮上指獻忠曰吾入武昌盡屠之以汝
惠愛不戮一人汝不從吾今盡殺城中百姓公哭曰寧寸
割我毋害我百姓賊知終不可降乃命剮之公初怒罵至

剮割則揚眉清婉顧盼笑語有若生平當時賊環視萬餘
人無不咬牙股栗淚淋淋下者獻忠復下堂與語謂公尙
可活何良苦爲公嘆血叱之曰獻忠吾爲厲鬼殺汝也獻
忠怒拔所佩劍擲中公胸血逆濺其面獻忠忽昏仆良
久乃甦遂磔斷公尸刀數折而公歿時二十六日午時也
初有衙卒凌國俊李師孔陳賢等九人艱難中侍公不去
國俊名家子父兄讀書皆郡庠國俊以事入役嘗言上天
下地除非頭斷必不負蔡翁賊初執公諷使勸公降俊曰
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有今日賊曰不降爾亦不得生俊

日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有今日賊遂併殺九人自一至五皆延頸受刃無少卻者尙四卒忽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而後受刃賊許之於是四人解衣裹公體血肉狼籍凡點血在地皆拭之相與埋於南城外地名醴陵坡葬畢四卒自經死尹先民號哭不食數日賊疑有異志亦就戮死長沙城內外及湘寧瀏醴諸縣村落市鎮無少長皆悲痛失聲朝夕哭奠如喪考妣聞已葬頂香而哭墳上者數萬人今春從父至舊役張啟元引從父拜墳上百姓聞之復聚而哭者又不下萬人其得詳當日事乃啟元及百姓

爲從父述如此而私爲傳記者復甚多百姓又引從父觀戰處及賊所爲穿城地道巨穴至今存也從父欲開墳取骸骨歸百姓依依不能舍舊守堵公通判周公重違百姓意乃具衣冠藏於故處改醴陵爲理靈爲銘誌之建祠立坊置祀田欲以慰公忠魂垂不朽者而湘醴各州縣皆各請建祠立坊如長沙事舊役又有陳嘉祥王正期者自裹糧護公骨偕從父來共見大母及母述公死時狀猶哭不可止嗚呼不孝知遠始得備詳實錄以狀吾父也大母又時時爲知遠言父至孝出天性八九歲時伯父從大父讀

書郡城公與大母居海上方食或不給大父以公嬰年遭此爲感公故怡然不爲慍色重大母憂大父愛弟舅公領鄉薦時憫叔昆季之孤告大父曰古有九世居者兒若不獲與仲母同堂兒恥之食指婚冠何有何無皆兒責也卽廣爨具比椽共處每戒母事仲母如母事從嫂若嫂奉御必取嗇者又善體恤人情食指近百人能便各自厭足畢如其意中所欲其於家庭如此大父有執友公父事之雖聲伎伶倫凡大父所愛者見必敬禮長者見之少者弟之畢出至誠故人人皆自以爲孟嘗君親已又不喜遊權貴

貴不易交公有之矣其交友又如此少讀楚詞嘗咏諷之燕坐凝默爲曼聲微引聞之淒惻欲涕識者謂有楚音悲激屈賈前身亦一異也性強記讀書過目終身不再目講論敏達不甚拘文義獨出新義其在星沙案判不事書牘面質數語便爲鐵案招成必使兩造對讀俱允服乃遣去每云案牘文致正當得情之外別爲解脫而大姪巨蠹雖百計漏網見公自輸服嘗出謁上官往返月餘書檄堆積大母在衙署時每以公體羸勞頓爲患及公歸部決片時立盡便入署述道里所經雜諸諧笑以悅娛膝前向之積

贖若無有然陳嘉祥又云星沙將陷時署中地出血公叱
之血立隱無可見一日對周判云夜夢宋守李芾來拜相
與談城守事殊激烈繼以痛哭吾無死所矣李芾宋長沙
守元兵陷城芾召帳下沈忠焚居殺妻子而後自殺長沙
人祠之公憫其祠頽圯爲修葺題詩祠壁有許多上座薪
誰徙正在中流楫自呼之句詩意指切當時今公祠去李
祠不數武豈其先識耶知遠所狀公亦誌其大者至其懿
行嘉言在朋友者各私爲之傳載善政在星沙者星沙人
各爲碑記謠頌遺文詩集尙容彙梓知遠幼冲識微學淺

蒙先生長者大人賜唁謹狀公於左併從父所攜歸傳誌
及楚監司守令爲公申乞贈廕建祠從祀詳文看語不莊
不次泣血具列

按鄧湘臯先生曰道光辛卯秋余方謀輯蔡忠烈公遺
集適得忠烈行狀鈔本讀之本末詳盡多世所不傳惜
卷首殘失自受刑無怨無佈以前一千一百四十四字
皆缺姑就其殘帙刻行冀海內士大夫有收藏完本者
亟爲郵示補登頌晉江曾雲崧太史寄到閩本悔後集
二冊行狀具在後幅亦多燬蝕獨前幅完整不失一字

遂成全璧因亟爲之補刻而識其緣起如此噫公行狀
一篇非鄧公如此悉心搜輯不幾無以備傳於三楚乎
魁 癸卯欲彙刻公集亦因是篇殘闕失次未由檢校後
得鄧公輯本始得補正付梓不然亦幾無以昭佈於我
閩矣是篇得成完璧以垂於後鄧公之有功于我公者
實多丙午冬至後三日宗裔應魁謹識

墓表

自古忠臣烈士殉難捐軀歷數百年觀諸史冊得之傳
聞猶感慨思慕噓噓而不能止况事既昭著年非久遠乃
藏魄之地荒堙漫沒健兒牧豎得以樵蘇躑躅於其上司
斯土者能無惻然心恫乎明季長沙司理忠烈蔡公諱道
憲號江門閩之晉江人起家進士補官於茲適郡守入覲
公攝行太守事而獻賊破武昌陷岳州蜂擁南下聲勢震
駭人無固志公逆度不支令百姓竄山谷以孤城獨守時
總兵尹先民翻城應賊賊入城百計脅降公公終不屈因

斷公手足剗眼劓鼻極慘毒以死義役凌國俊脫衣裹公骸骨瘞城南醴陵坡亦自經以殉已而賊去太守還始具衣冠禮葬公於舊所洪惟我

朝掃除羣孽混一區宇天戈所指虎狼之類悉就殄滅又令所在官司凡祠墓之合乎祀典者歲時致祭一如舊制於是公之祠宇聿新貞珉重勒經畧洪公承疇司空趙公開心銓部黃公鈺爲之志傳而國俊亦得從祀焉嗟乎九原之下公能一吐其氣否乎比者吳逆叛亂城郭空虛公墓榛莽幾不可辨識蚩蚩之氓從旁侵軼有司莫以告豈

公昔日躬撻刀鋸血肉淋漓罵不絕口羣賊咋舌歎息其聲靈氣焰乃不足庇此一杯耶抑結念君親他無足惜卽鬻割支解亦且含笑從容則遺骸委之荒煙冷草有所弗顧者耶雖然式閭表墓

聖主所以崇獎正人維持風教良爲萬世法非爲一人計也余巡撫湖南承凋敝之後振頽舉廢飭所在忠孝名節故隴長阡咸加修整越二載攝善化縣篆桂楊州倅孫自儀以公墓在境請加封樹余旣令其鳩工庀事方伯黃君靜庵遷自嶺右同城文武多公之鄉人相率拜於墓下登

其饗堂毅然仔肩共勦斯舉於是榱桷松楸頓爾改觀黃
君乃請記於余余謂公之節烈潭人道之赫赫若前日事
且洪趙諸公記之詳矣使馬鬣無傷麗牲有石都人士以
及四方來者過孤墳而酌酒對豐碑而墮淚庶幾與浮湘
弔屈同一寄其悲思乎况公碧血如新靈爽熠熠塞天地
泣鬼神千秋萬世歷久彌光以視一時守土之吏當賊焰
方張望風遠遁甚至稽首迎降冀苟活旦夕之命而身名
俱辱者其人之賢不肖相去爲何如哉後之君子有綱常
之任繼此而加愍焉俾春秋俎豆永而弗替則今日之舉

所繫顧不重歟竊以一言表於公之墓道云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夏撫湖使者丁思孔頓首拜撰

墓表

嗚乎此有明贈太僕卿前長沙司理忠烈蔡公江門先生之墓也公以罵賊寸磔死曷為乎有墓公之幕卒凌國俊將從公死而先裹公骸以葬於此也公諱道憲江門其號閩之晉江人少穎悟博覽羣書兼通韜畧崇禎癸酉舉於鄉年十九洎丁丑成進士筮仕雲南司理以父艱未任服闋補長沙獻賊陷鄂岳前騎猝至湘陰城戒嚴吉惠二藩走衡州撫軍以下監司僚佐皆遁去當是時公方攝太守事與守將尹先民誓死守先民陽許諾而陰與吉闞輸欵

於賊八月朔圍長沙一夕公單騎臨城會賊十餘攀堞而上公悉手刃之尹先民出戰詐潰引賊偏城下賊呼曰吾素知公名請毋死公彎弓射之賊少退乃急出城中民十萬餘家城陷公還署朝服北面拜遂被執幕下卒九人皆從及見賊令公跪不屈以刃劘其膝仆地使尹先民誘降公厲聲叱曰吾卽死耳恨不磔殺汝汝尙何言奮拳擊之先民避去賊又謂九人者說公降不降爾曹亦死九人者曰吾公可降不至今矣吾輩畏死不至此矣賊怒先戮其五人以懼公公不動且笑且罵賊執刃搯公胸血濺賊首

卽仆諸賊皆失色頃之復磨其頸以刃公起旋揚眉舉足笑自若罵益不絕聲賊乃斷其股裂其眉公復麾手作擊賊狀罵益厲已而兩腕皆斷舌亦鉤出齒盡毀公含血噴解盡乃絕諸賊觀者皆爲股栗泣下此癸未八月二十七日事也時年二十有九明年正月賊潰走事聞贈諡如今稱更立祠祀焉當公之死也幕下卒九人戮且盡凌國俊獨躍而起謂賊曰緩我須與死俟葬吾主後殺我枕公尸大慟解衣裹其骨肉血淋漓并拾朱履藁葬城南醴陵坡

下其明年兵使者堵公允錫易衣冠改葬之今謂之理靈
坡蓋以公官司理而易名也國俊詣賊所請殺賊欲活之
俊不可遂自經也昔李忠節公全家死義有帳下卒沈忠
自殺以殉今公死而俊從豈皆其後身耶余幼聞先君子
稱說卽慕公之爲人及撫長沙旣拜公之祠復率僚屬將
吏拜公於墓下爲言公殉難本末聞者皆歔歔不自勝嗚
乎公之死距今六十餘年矣而興起激發乎人者如此此
非其忠義大節誠足以風百世而無窮乎予又讀郡志中
山陰朱俊爲公傳其言公被執乃尹先民誘而縛之以降

賊嗟乎先民負心賣國偷生一時今亦安在而公俠骨在
地忠魂在天孤隴長松一杯千古文山云奸雄過此仔細
思量豈不信哉凌國俊字瑞甫湘鄉人家在公墓旁
賜進士出身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武進趙申喬撰文

長郡城內建祠崇祀江門蔡先生祠記

本廳以司李因城而死故祀之城內擇建於大西門街
與宋殉難李公祠並峙屈賈二先生祠左右其間地
高潔原係

欽賜忠臣遺址柏陰涵地竹卉參天中有屈池方檻幽草
香蘭入祠拜瞻不獨追流芳而神快亦且觸景物而
心清匪曰飾觀蓋江門不屑不潔南相從最久每
於中途借陰避暑必擇清泉怪石處然後束馬席地
故祠不取大而取精者相所性也

祠前豎石牌坊一座三架中寬六尺兩旁寬三尺高丈餘飾以石升斗顏其匾曰蔡公忠烈書院

二門一座以木為之磚封兩壁巍其門而固其鎖晨暮責之守僧啟閉庭前立木牌坊一座三架中寬八尺兩旁寬四尺高丈餘綴以斗拱顏以青綠題其匾曰乾坤正氣

大廳三棟窻虛八面磚固四隅俯伏拜稽之地鋪以洗磚中一間砌石座高六尺許塑江門忠像於其上民間愛戴之久追想之切塗人若有授像貌凜然

有生氣丰骨稜稜英氣勃勃跪拜其下不忍仰窺可憐一片香骨知何在恃得此身萬古傳四圍覆龕面立一座硃地金字上書

明賜進士出身長沙府推官忠烈蔡公江門先生神位香燭煌煌羅拜者濟濟江門先生可以無死亦可以死矣

廳後過道門一棟粉砌磚封旁門小圓門一扇外可進大廳祀香火內可通後廳香火以便守僧關防過道門曲徑向東轉西作石橋一座兩邊小池注以

清水連橋作四方小屋一間兩邊栽香蘭數本清芬
爽潔

後廳三大間前有丹墀用磚砌卅字照壁一面頗極
工巧接廳起方亭一座週邊植松柏檜竹亭極鮮雅
余思

江門而不得見命工繪小像奉之因思屈賈陶李諸公
皆有功星沙而廟貌俱被賊焚去附其牌位於亭內
配享

江門作其匾於亭上曰羣忠閣列一時死難如寧鄉令

邱湘陰令楊本府孝廉馮 皆附於左子衿中之死
節者亦敘名刻於兩旁凡以前有古人後有今人我
江門直光映於古今上下間春秋蒸嘗 江門忠魂且
不孤矣

亭之東作六方關面開一池種以芙蓉中塑 白衣
大士像亭北創僧寮三間延僧六衆頂禮其中威儀
齊整器品無聲

江門因慧業文人昇天成佛此其時也
庭之後尙有餘地可作精舍三間有拜吊

江門者暫可燕居因本廳奔走道途未及料理中有清
泉一井味香而甘非建業城下物汲之烹煎松風颯
然信乎其為靈地也祠內安置鐘一口 鼓一面

香爐 花瓶 棹几

生員郭金臺施送祠田一百畝

本廳置善化縣龍崗沖謝言戶下民田一分隨庄房
竹木水塘年收租七十多碩價銀二百兩以作每年
香燈修理之費錢糧載別冊
祠四圍皆高牆磚砌四至廣闊約有數十丈以上土

木工役俱照市給恐一毫損民則

江門不安約畧費過五百多金

衡州司李子觀朱寅翁助銀十兩

擇期於本年二月廿六日迎 江門先生神主入祠

開吊三日率諸生素冠總服三個月至五月廿六日

釋吉攸縣城內建置忠烈祠係本縣士民鼎建於城

內中正街軒潔高巍六月初三日迎

江門先生神主入祠另設祠田一分年收租三十石約
費銀五百餘兩

長沙城外建設江門先生祠宇記

擇府城南門外醴陵坡高阜之地鼎建祠宇一所一門牌樓一座 本府親書匾額理靈蔡祠四字此古醴陵坡癸未秋 蔡公死難星沙越明年五月率諸同人卜地建祠於此因改爲理志公之盡職也改爲靈志公之不朽也庶名以義著地以人傳履茲土者千載後共仰 蔡公理之靈云爾 祠中廳一棟前砌丹墀屏牆約闊五丈磨磚砌地頗能壯麗前後油漆堂上匾額本府書嶽立湘深四字堂中闡神位一

座硃地金字上書

明賜進士湖廣長沙府推官忠烈江門蔡公先生神位便潭之士民蒸嘗奠祀崇尚不朽祠川堂兩旁砌天井周圍玲瓏十扇祠後堂中立準提觀音佛像旁置鐘鼓召僧曾因誌等朝夕焚香誦經禮懺左右廊房給僧人居住 祠左置南廳一所一連七間約寬十丈上有南樓牕櫺齊整其祠堂週圍皆係磚城祠右係通官路另建茶亭一所上安牌額理靈棠陰四字亭邊亦新建鋪房賃民居住周圍俱有空地數十丈

合栽樹木花菓以壯宏觀本府親臨躡勘仰委周經
厯具文開報附卷仍築壕基土牆爲界 祠內安置
鐘鼓二事 鐵香爐 鐵花瓶

鼎建江門蔡先生墳墓記

本府敦請堪輿徧以附郭卜覓據地理宜見南採擇
祠前山地一所扞作 蔡先生佳城甲山庚向兼卯
酉三分來龍結穴秀氣所鍾左右龍虎環抱界水分
明登山一望嶽麓爲屏大江圍帶可謂湖南巨觀勝
地矣 墓前三臺門一座本府親書理靈蔡墓四字

香亭一座旁砌牆垣裝修格扇安置香棹爐瓶以

承永祀墳墓記 本府責令受工吏書皂快用磚石

修砌羅圍佳城一座外用磚砌二十餘丈方城栽培

樹木以壯大觀墓前水塘三口作養生池旁連水田

八畝備價買生員何璋的以便培植建築另置長沙

縣民田一百畝以作本祠春秋香火逐年修理之費

靈柩記本府備銀一百二十兩置買 裝檢掛孝

記本府備銀一百兩置買大紅圓領官帽帶靴及殮

襯吊慰綢帛等物追荐道場四晝宵 本府備銀二

十五兩給發僧人訖

以上通共費過銀一千兩零

祠田記

趙申喬

自來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至於捐軀如蹤視死如歸其浩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天地爭光日月而垂之無窮固不在乎廟貌之存亡而廟食之有無也然而國家風厲之典與其邦人哀慕之篤報享之誠則不可以廢蔡江門先生道憲聞之晉江人起家進士年甚少明季司理長沙當是時闖獻分道流掠而獻賊已陷武昌循咸寧蒲圻而上所過皆殘破進徧長沙會太守先入覲監司以下僚佐皆遁走獨公一人晝夜爲守禦計守將尹先民陰輸

欵於賊公知事不可爲乃急出百姓十餘萬戶嬰城誓死
守賊稔知公護民聲言不下且屠以脇公公正色罵曰寧
磔我無殺百姓城陷被執公朝服北面再拜曰臣生不能
滅賊願以死報賊百計誘降公罵不絕口賊擲刃刺公胸
血濺賊首卽仆地公揚眉舉足神色自若賊斷公足裂公
眉公復以手麾賊旣而截其兩手鉤其舌去之又擊其齒
磔且絕猶楚楚作恨聲賊詰何恨曰恨不殺尹先民獨濫
殺吾百姓耳賊皆爲流涕事聞贈太僕寺卿諡忠烈建祠
置田奉祀焉嗚呼人臣遇難能死忠者鮮矣如公之死更

有幾人哉先是壬午秋公預分校時先君子以公安令偕
入闈一見如平生以道義相期許及入覲聞公赴義先君
子南面長號曰江門死矣爲哀辭以弔之先君子嘗言公
之忠孝出於天性舍生取義其素所立志已然余心識之
未嘗不感憤太息想見其爲人今士大夫不幸而生危難
之秋雖蹈白刃赴湯鑊乃其常事然而慷慨永決須臾畢
命父母妻子都不暇念若公之殺身如此之愴而一息常
存不亡區區之百姓豈非其忠主庇民之心纏綿固結於
中而不可解乎嗚呼可以百世血食於茲土矣闖逆犯瀏

陽太守周公二南督兵往麇戰歿於陣贈官亦如公祠今謂之二忠是也祠有田千畝爲兵使者堵公允錫籍諸從逆家以爲忠烈祠田滄桑以來奸僧武劣相繼侵踞公之鄉人舊善化令倪康年查復基宇清出祠田二頃二十四畝有奇視經始舊額僅什之二三耳予奉命撫楚南駐節仰體聖天子風世厲俗之意凡忠孝節義載在祀典而祠宇毀廢者皆爲按册清釐於是士民之好義者懼公之祠田終遭侵沒也請以一言垂諸後余乃下所司議之按其興廢之由核其見存之田地皆言宜如所請且

言當時死賊者有孝廉馮一第歲貢吳愉湘陰縣令楊開寧鄉尹邱存忠長沙府照磨莫可及邑丞吳士義又公之幕卒凌國俊陳世科皆宜從祀公祠凌國俊者公之幕下從者九人之一也將就戮先解衣裹公骸瘞城南醴陵坡詣賊所自經死其殉公爲尤烈余考之志乘采之外史遺文與所議皆合爰悉從其請而臚其說於右更爲文詳公殉難本末表於墓傍以是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公之德者也雖然余惡能文夫亦本先君子之所言而聊述其生平景仰之私焉耳至於祠田在

華嚴塘洪山廟長塘二處載糧善化之四都三甲十柱册
尾每歲額租二百二十七碩向入僧戶殊不經特令改正
忠烈祠戶名後之守土者時加釐察俾烝嘗有賴未必無
補於名教云

募復祠田敘

自昔忠臣烈士不惜捐軀就義初不過直遂其本心之所
安而其究也可以立綱常於百世而人之於忠臣烈士也
既書之史册以久其傳復飾之祠宇以崇其祀初亦祇爲
不忍沒其人之名節而其究也實以樹之風聲激發忠義
而興秉彝同好於天下也嗚呼人倫之際爰首君臣忠孝
之外更無人品忠孝節烈之關於世教也詎不大哉吾鄉
蔡江門先生當明季崇禎間爲長沙司理遭逆賊之亂被
執不屈竟碎首裂肝備罹慘毒以死余適以薄宦楚南因

得訪故老而談往事輒流涕歎息曰先生天下綱常奇男子也前有睢陽後有先生英風烈節今古同符汗青紀載當屬史氏我輩欽崇允宜啟祠以光祀事而訪厥祠宇甫建旋廢廢而旋復皆吾鄉三山倪君康年溫陵楊君廷彥倡義募修之力也惟是廟貌固已重新廟畔尚有隙地未盡清復且廟有祠田四百畝先爲倪君查出續因滇迹之亂復爲住持偷賣他所迄今未克清復朝夕香火春秋俎豆能無缺焉不修斯亦吾鄉諸君子誼所不能已也且余遊行天下每見先賢祠宇凡資田豐贍者多歷久不廢其

資田涼薄者住守之人去來靡常非侵佔於豪勢則漂搖於風雨皆不久旋廢然則祠田者非第爲香火俎豆之資亦所以維繫守僧而翼祠使之不廢者也祠田又曷可少哉惟在我同志共襄義舉多者從多何妨捨金布地少者隨少譬彼聚腋成裘務使盡復舊物永垂廟祀是豈特以妥先生之靈而慰吾儕與長人無窮已之思哉夫亦將使宦遊過往之學士大夫與行旅商販之細民瞻先生之祠訪先生之事且傳誦先生之遺詩文還相告語至於通邑大都以迨遐陬僻陋之鄉靡不共見共聞先生當日之仗

節死義轟轟烈烈如此在在如覩忠烈之祠人人咸景忠烈之節於以震動乾坤照耀今古而激發懦頑是所爲興秉彝同好於天下也先生遺詩文存者寥寥余去歲搜羅得悔後集而刻之行將送置祠中以公同好以廣流傳云康熙丙寅夏四月溫陵黃志璋謹序

江門蔡先生祠記

張爲珪

全節義於一旦者積節義於平時者也有節義之肝腸者無節義之形貌者也觀於靖難之人慟哭者偷生無淚者死國蓋立名之與根心其誠僞固不可以欺靖難之人矣君子讀史至明季未嘗不掩卷而嘆息也平日儒冠法服高談節義者皆鳥飛獸散奴膝婢顏耳其爲歲寒之長松疾風之勁草曾有幾人哉江門先生當之矣先生姓蔡諱道憲字元白江門其別號也少卽穎敏工詩能文而浩氣流行迥出塵表僻水窮山則高鳴自適稠人廣坐則顧盼

若無或吹竹彈絲試馬挾技而政治之得失運會之盛衰
未嘗須臾忘懷也弱冠成進士司李長沙摘伏雪寃有蔡
青天之號當風鶴傳聞卽遣妻奉母先歸其鄉蓋自知必
死不忍慈親之目擊也及四方多壘守禦有備敵有方
變土崩瓦解之疲民爲親上死長之壯士獻賊睥睨而未
忍加兵者先生力也昊天降割巡撫入城頌畫奇謀動見
制肘而事不可爲矣其時虎狼未逼猶可遁迹去也白首
垂紳者何人黃金橫帶者何人獨以弱冠之司李繫孤城
之存亡至於刀鋸百脅而不驚勸誘萬端而不動整冠拜

闕罵賊捐軀下至衙卒賤人亦感激而效死者豈佯全節
義於一旦者哉世之淺測先生者或以爲詩歌文字中人
或以爲豪俠聲色中人或以爲科名仕宦中人而不知其
植天柱而壯地維者固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合爲一人也
豈非有節義之肝腸無節義之形貌者哉溫陵爲先生桑
梓而祠宇未建甚闕典也康熙丁亥督學楊公倡建特祠
廁於學宮而祠未有記今歲甲辰三月墜日珪自粵抵泉
是夜夢先生自道其姓號且曰吾祠付子而記夫顯忠貞
維風化君相之權也傳先烈誌不忘後世之責也乃記以

遺其子瑄勒石於祠又以先生少好楚詞年二十九竟致
命於楚之長沙爰倣楚詞俾歌以祀先生先生志也歌曰
能砥柱於國兮斯俎豆於鄉也易腐者軀幹兮難得者
眇光也先生之節義兮卽先生之文章也作長沙之長城
兮賊尙憚此一方也呼疲民以奮臂兮憚兵氣之不揚也
知棄城可以自全兮誰與守此封疆也濺熱血於楚地兮
驂靈均而翱翔也魂兮何在不在於汨羅必於瀟湘也魂兮
歸來桑梓亦可徜徉也吹竹彈絲兮遺韻尙遶乎屋梁也
試馬挾技兮仍舊日遊戲三昧之場也慰此都之人士兮
無悲傷也

毋遽返乎帝旁也美輪奐兮近宮牆也畹蘭潔兮泮芹香
也鳴金右兮肅冠裳也擘鱗脯兮酌桂漿也先生尙在兮

按明史 公諱道憲字 元白號 江門 崇禎十年會
魁授長沙推官多善政十六年張獻忠陷武昌承天巡撫
王場基奔長沙公請還駐岳州及賊入蒲圻楊基遁去湖
廣巡撫王聚奎徙長沙公謂岳與長沙爲唇齒亦請移岳
不從賊陷岳州直犯長沙聚奎遁 惠王與 吉王走衡
州 公獨與總兵尹先民拒守賊遠城呼曰軍中久知蔡
推官名速降毋自苦 公命卒射之多斃賊怒攻益力越
三日先民出戰敗還奪門入 公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
罵釋其縛延之上坐罵如故賊使先民說降 公怒奮起

粹擊賊以 公愛民謂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 公大哭
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知不可奪磔之心血直濺賊面
賊昏仆健卒林國參等九人隨 公不去 賊使說降
國後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汝亦不
得生曰吾輩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四卒奮然
曰願埋主屍後死賊許之乃裹 公骸葬于醴陵坡遂自
刎 公死時年二十九事聞贈太僕少卿謚忠毅

國朝今

皇上賜謚忠烈輓以詩章

大學士宗裔新勒石

勸捐塔江 忠烈公祠廟小引

忠烈公大節凜然炳耀千古 旌忠之祠勅建泉郡有司
春秋致祭典禮維虔其塔江祠宇卽 公發跡舊居也子
孫貧弱爲豪右強鄰侵凌作踐幸 當道剖斷嚴明懲其
不法豪強斂戢未幾復燬於火豈天之降割若是耶抑亦
忠烈公在天之靈欲使子孫重修廟貌式克構堂以爲世
守之基也耶族子志慨以本支式微來商茲舉余惟
公盡節之後長沙太守爲奏建祠廟經紀祠丘歷久不衰
矧塔江桑梓之地爲 公毓秀之鄉凡在譜末忍聽其滅

沒於荒煙蔓草而莫爲之振興也亦可羞已是用舉其梗
槩告我宗親各襄義舉併望一二能事之人協同志不
辭勞勩董司分理區區之所厚望也夫

乾隆乙巳冬至後新湖宗裔拜書時年七十
有九歲

重脩忠烈公祠勸捐小引

塔江

忠烈公祠乾隆乙巳年 先大傅文恭公以其裔孫志慨

來請構造嘉其志欣然應請爲之倡年我宗親各

襄斯舉未堂構嚴正誠可以崇祀

忠魂而爲百世所瞻肅也客風余任南寧府篆地方質樸

囊無餘資今得公裔孫思誠書復以興

公祠告於余余詢其棟宇傾頽風雨幾不能蔽悵然者久

之余素仰 大節又感先君子之創始於前屈

嘉慶丁丑年

指三十餘年

來代謝一至此耶於正領囊以付

所得不過若干

余甚愧願與吾宗共成

為數語

以弁其首

嘉慶丁丑年四月 日廣西兩寧府知府護理左江道事

漳浦宗裔 本倫

